開放文學 -- 諷刺警世 -- 明珠緣
第二十八回 魏忠賢忍心殺卜喜　李永貞毒計害王安

詩曰：　　千古興亡轉眼過，亂蟬吟破舊山河。

兵臨魯地猶弦誦，客過商墟自嘯歌。

山氣青青餘故壘，江聲黯黯送寒波。

圖王定霸人何在，衰草斜陽一鉤蓑。

話表真真子收兵回城，心中鬱鬱不樂。玉支道：「勝負常情，何須介意？且取酒來解悶。」席散，各歸帳中，真真子終是煩惱。元元子道：「那人必非等閒之人，高我們一等哩！」真真子道：「我們數百年修煉之功，被他破了，如何是好？這樣一個小孩子，竟有此等手段！」元元子道：「此人亦是我輩中人。」真真子道：「待我今夜用攝魂法弄他一弄。」元元子道：「不可。一則此法未免太毒，二者恐出不得他的手，反遭其害。且安寢，明日再處。」真真子終是鬱鬱睡不著，起來秉燭而坐。正自尋思，忽聽得屋樑上簌簌有聲。抬頭看時，只見一個柬帖兒憑空飛下。真真子忙拾起，喚元元子起來，拆開同看。只見上面寫著道：

翻雲覆雨笑真真，元兒山中自有春。

何事不歸空著力，卻教鉛汞送他人。

後寫道：「空空封寄。」元元子看畢，大驚道：「原來是他！」真真子道：「一向只聞他的名，怎麼是這等一個小孩子？」元元子道：「你也數百歲了，怎還這樣少年？他是猿公親授的高徒，為古今劍仙之宗。我等來錯了。近來看劉公專以酒色為事，不像個成大事的，不如見機早去。等他破敗之時，再要脫身就遲了。」真真子道：「我們為跛李所誤矣。」二人遂收拾了，乘夜飛身躍出城來。真真子向懷中取出紙剪的兩個驢子來，吹一口氣，喝聲道：「起。」就變成兩個活的，夫奄各跨一頭，向南而去。

次早，蕭、王二公升帳，請空空兒計較道：「昨承仙師破了他法，今日必來死戰。」空空兒道：「不來了，此刻已去有千里了。」傅應星道：「師兄何以知之？」空空兒笑道：「略施小計，彼必遠去，昨夜我有個帖兒送與他，他見了，知道是我，他必含羞而去。只有那個跛頭陀，他若不早見機，今日陣上先結果了他。那和尚越發無能為矣。二公可領兵至城下索戰，誘他出戰，自有道理。」蕭、王二人便叫傳令，拔寨起身，把人馬齊集城下催戰。

賊兵見元元、真真去了，正在著忙。劉鴻儒道：「我們所賴者二位仙師，今日不別而行，後事如何是好？」跛李大叫道：「主公何以自諉！這樣沒始終的人，說他做甚麼！難道沒有他我們就不能成事麼？」氣憤憤地出來，點齊人馬，也不帶副將，只自己出城迎敵。官兵見有兵馬出來，少退兩箭之地。只見跛李頭陀匹馬當先，手持禪杖，高叫道：「你那不怕死的，速來納命！」這邊王參將接住，大戰數□合。空空兒取出杏黃旗來，望著跛李一展，那手中禪杖早已墜落。跛李沒了兵器，只得掣出戒刀懸住。蕭游擊又挺槍夾攻。他如何抵擋得住？欲待要走，無奈二人逼住，難得脫身！於是口中唸唸有詞，棄了馬，架起一朵席雲，騰空而上。空空兒將手中棕扇向上一拂，只見他從空中滴溜溜的倒墜下來。傅應星放馬上前，手起一戟，刺中咽喉而死。可憐定霸圖王客，化作沙場浪蕩魂。賊兵無主，官軍乘勢掩殺，直抵城下。城中見殺了頭陀，不可出戰。官兵圍住，四面攻打。

空空兒回到寨中，對蕭游擊道：「如今妖人已滅，賊眾氣數將盡，不過旬日間可破。我在此無事，要告辭回山。」蕭、王眾人道：「感承仙師，成此大功，方欲申奏朝廷，題請封號，何以便行？」空空兒笑道：「山野之人，素不以功名為念，何須爵祿榮身。傅兄可略送我幾步。」拱手別了眾人，同應星上馬，他騎了青牛。走到二三里，到一林子內，空空兒道：「承兄相招，幸不軔命。兄此去，拖金衣紫，且有權貴引援，富貴自不必說。據我看來，兄命中福祿不長，須及早回頭，方能解脫，若稍貪富貴，禍且不測。切記我言。」應星道：「小弟凡胎濁骨，惟求師兄指教，怎敢貪祿忘親。」空空兒道：「令堂道行已成，佛果將證，老兄若肯早早回頭，千日之內弟自來接你。三年之後，不能脫身矣！慎之！慎之！從此一別，後會有期。」說罷，竟入林中，轉眼已無蹤跡，後人有詩曰：

雲蹤霧跡杳難窮，揮手功成一笑中。

詞組投機應解脫，誰雲仙佛路難通。

傅應星下馬，望空拜謝，上馬回營，與蕭、王二公計議，申文撫按。一面裝起雲梯架炮，連夜攻打。直到半月後，賊軍無糧，夜開北門而逸。走不上二里，遇著王參將引兵懺住。賊兵饑餓，無心戀戰，隊伍雜亂，盡皆被擒。蕭游擊入城安民，將劉鴻儒、玉支並女眷乜淑英等共□七人，俱上了囚車，解上省來。這裡大排筵宴，犒賞三軍，撫按題名。遲日旨下，俱斬剮於西市示眾。蕭士仁、王必顯、傅應星等入京升賞。當日憨山和尚詩上說」得意須防著赭衣」，玉支以為吉兆，今日之著赭色衣，可見數已前定，惟至人先知之。

傅應星回莊省親，將上項事細細說了一遍。如玉道：「既朝廷命你入京受職，也是你建功一場，你可放心前去。只是你富貴雖有，只是你命薄，不能保終。若有權貴來引誘你入黨，切不可陷身匪類，圖不義之富貴，亦不可說出我來。有個姓田的若問我，只說我已死久了，只說你是三母舅傅襄之子。早早抽身回來，免我牽掛。媳婦不必帶去，畝他與我作伴。」應星領命，灑淚拜別而去。　　三四日間與蕭、王二公一同入京。先到兵部裡過堂，與科道衙門參謁畢。田爾耕知道，先具眷生名帖來拜。相見坐下，問道：「親家是那一位的令郎？」應星道：「先君諱襄。」爾耕道：「哦，原來是三哥的令郎，青年偉器，建此大功，可敬！可羨！有一位四令姑母，孀居多年，於今安否？」應星道：「久已去世了。」爾耕歎息了一回。又問道：「他曾生了個令郎的？」應星道：「也歿了。」爾耕道：「若論親家的功，只好授個外衛所之職。此等官清淡，且為人所輕，必須放個京職纔好。明日同兄去拜見魏公，他也是府上的至親，得他的力，畜在廠裡就好了。明早奉候同行。」說畢，別去。

次日，應星回拜，田爾耕畝飯。飯後道：「卻好今日魏公在私宅，我同兄就去一見。」二人來到魏公府。爾耕先入，去不多時，著長班出來請到後廳相見。爾耕引應星拜於堂下。魏監答了個半禮道：「親家不須行此大禮。」應星拜畢，扯倚安坐。忠賢上坐，爾耕與應星東西列坐。忠賢問道：「親家是三舅的令郎，令尊去世久了，令堂萬福？」應星道：「老母多病。」忠賢道：「四令姑母去世有幾年了？」應星道：「有四五年了。」魏監垂淚道：「這是咱不纔，負他太甚，九泉之下必恨我的。親家可曾受職否？」應星道：「昨已過了部，尚未具題。」爾耕道：「論功，只好授個外所千戶。必竟是在京衙門方成體面，爹爹何不發個帖畝在衛裡？」魏監依允，著人去說，一面待飯。飯罷，魏監道：「咱有事要進去，外邊若有人問親家，只說是咱的外甥。」二人答應，別了出來。應星方知是忠賢之子，為何母親叫不要認他，心中甚是不解。想道：「或者我原是舅舅之子，承繼來的，也未可知。」又不敢明言。這也是魏監虧心短行，以致父子相逢亦不相認，如此已就絕了一倫了。詩人有詩歎之曰：

不來親者也來親，父子相逢認不成。

堪歎忠賢多不義，一生從此滅天倫。

不日兵部奉旨：「傅應星授為錦衣衛指揮僉事，蕭士仁授為登萊鎮總兵。王必顯授為松江總兵。餘者計功升賞有差。」各人謝恩辭朝不題。

卻說魏忠賢自平妖之後，朝廷說他贊襄有功，加賜他蟒玉表裡羊酒。他便由此在朝橫行元忌，把幾個老內相都不放在眼裡，串通了奉聖夫人客氏，內外為奸。內裡諸事都是卜喜兒往來傳遞。惟王安自恃三朝老臣，偏會尋人的過失，一日因件小事，把個卜喜兒押解回真定原籍。

卜喜兒辭客印月，大哭一場。起身時，印月贈他許多金銀，又從身上脫下一件汗衫來，與他穿在貼身道：「你穿這汗衫，就如

見我一樣。從容幾時，等我奏過皇帝，再叫你回來。」卜喜兒叩頭，揮淚而別。忠賢知此事，心中大怒道：「我們一個用人，他也容不得，也要弄他去！」於是心中要算計殺王安，即便叫過四個心腹老實來，吩咐道：「你們去如此、如此。」四人領命去了。

卻說那卜喜兒，帶了一個伴當，雇了牲口上路。走到三河縣一帶，盡是山路，行人稀少，心中抑鬱，看著一路的山水。正行之間，只見前面山凹樹林內，跳出四個人來，手持利刃，大喝道：「過路的，快快獻出寶來！」卜喜兒驚得魂不附體，做聲不得。伴當道：」行李在此，大王請拿了去，只求饒命。」四人道：「行李也要，命也要。」伴當見勢頭不好，撇下行李，先自逃命去了。這裡兩個人上前，將卜喜兒按倒，剝下衣服，手起刀落，斲下頭來。可憐二八青年客，血污遊魂不得歸。

四人取了行李、汗衫回復忠賢。忠賢將行囊中金珠財物盡分散了四人，自己將那件汗衫袖人宮來尋客巴巴。宮人道：「午睡哩。」忠賢走到房內，只見桌上焚著一炉香，面前放著一杯茶，印月坐在榻床上，手托著腮，悶懨懨地坐著癡想。忠賢道：「姐姐有何不樂？特來問候。」印月道：「不知怎麼的，一些精神兒也沒有。」忠賢道：「想是記掛著那人兒哩。」印月道：「放屁！想誰？」忠賢道：「不想那人，可想那汗衫兒看看麼？」印月道：「果是那孩子可憐，又小心又從不多事，不知這老天殺的為甚麼不喜他？等遲幾日，還要取他回來。」忠賢道：「今生大約不能了，只好夢兒中相會罷。」印月道：「我偏要弄他來，看老王怎麼樣的。」忠賢道：「我把件東西兒你看看！」向袖內取出汗衫來與印月面前。印月見了道：「莫不是他沒有穿了去？」忠賢道：「我實對你說罷，老王惱他與我們一伙，只說發他回籍，誰知他叫人在半路上將他殺了，我先著人送他去，臨死時叫把這件汗衫兒寄與你，代他報仇。」印月聽了，柳眉倒豎，星眼圓睜，滿眼垂淚，罵道：「這老賊怎麼忍心下這樣毒手！我若不碎剮了這老賊，我把個客字兒倒寫了你看。」咬牙切齒，忿恨不已。忠賢道：「你不必發空狠，等尋到個計較，慢慢的除他。」印月道：「我恨不得就吃這老賊的肉，還等慢慢的！」忠賢道：「不難，事寬即圓。」

誰知王安也是合當該死。二人正說之間，只見個小黃門來尋忠賢，忠賢道：「甚麼事？」小內侍道：「刑科有本送來魏爺看。」忠賢接過來看時，卻是為移宮盜寶、內宮劉成等事的覆本，」劉成等三人己經打死，其羽黨田壽等理宜從輕發落」。忠賢袖了此本，起身向印月道：「你莫惱，等咱計較了來，管情在這個本上結果他。」便走出宮來，到私宅，叫人請李永貞來計較。

這李永貞原在東廠殷太監門下主文，後忠賢管廠，亦請他來主文，凡事都與他計議。後又訪得劉現充長陵衛軍，也取了來，改名若愚。因出入不便，哄他吃醉了，也把他閹割了，畜於手下辦事。這日把本遞與他們看，又說道：「客巴巴急欲報仇。」李永貞道：「只須如此如此，便可送他之命。」忠賢大喜，忙進宮來，與印月說明了

次日，把本呈上道：「他盜去內庫寶玩，豈可從輕？」客氏也在旁插口道：「李選侍移宮時，這些人也不過是搬的娘娘隨身金珠簪珥，何曾盜著乾清宮寶玩，只因王安與這般人有仇，要乘機詐他們的錢，故將他們陷害。李娘娘也□分苦惱，當日也曾奉過泰昌爺的旨看管皇爺，他生的八公主，也是先帝的骨血、皇爺的手足。因王安惱他，說他交通外官，誣他要僭稱太后，要垂簾聽政，把他逼遷到冷宮，也不等皇爺的旨意。選侍急得上吊，公主急得投井。皇爺也該看先帝面上，怎使他母子受苦、衣食不週？總是王安倚著王爺的勢，擅作威福，說皇爺件件事都是他主張，後來與外官交結，不知得了多少錢哩！」皇上道：「既不是盜的乾清宮的寶玩，可將田壽們放了罷。」忠賢答應。傳旨出來，即皆省釋。忠賢又於中主張，叫他們謝恩時就上個本，說：「王安要陷害李選侍並奴婢等，因要詐銀二萬兩未遂，故任意加贓，欲置之於死地。」又嗾給事中霍維華劾王安。客氏又在傍簸弄，激惱皇上。遂至天顏震怒，傳旨道：「王安結納朝臣，弄權亂政，誣陷無軻，逼遷妃主，著革職，發南海子淨軍處安置。所有恩典，盡行繳回。一應家財產業，籍沒入官。」主

忠賢得了此旨，即刻差出四個心腹牌子頭，竟到王安私宅內宣旨，取了他司禮監印，摘去牌頭帽，押著起身。王安道：「移宮盜寶，皆有實據，咱須親見聖上辯個明白。」牌子們道：「皇上只教押你去充軍，誰敢帶你去進宮，誰敢帶你去見駕！」可憐一個王安，要辯無處辨，只得聽他套上鐵索，押出朝門，大熱天雇了頭驢，往南海子來。牌子頭覆了旨。

魏忠賢滿心歡喜，回到私宅，對李永貞道：「李二哥好計，虧你拔了咱眼中之釘。」永貞道：「這是爺的本事，據我的意思，還該早些打發他往南京去纔好，如今他雖在外邊，他的羽黨甚多，過幾日或有他的人代他稱冤，或是皇上一時心回，取他回來，那時悔之晚矣！」

忠賢道：「狠是，怎處哩？」永貞道：「除非擺佈死他，纔得乾淨。」忠賢想了一會道：「有了。」又進內來與印月商議了。

一日，皇上同一班小內侍在宮中玩耍，忽然對客巴巴道：「如今沒有王安，朕也玩得爽快些。」印月乘機說道：「他雖去了，還在外邊用錢買囑官兒代他出氣，說他是三朝老臣，皇爺也動他不得。」皇上道：「他竟如此大膽，可惡之至！」即著傳諭到南海子去，道：「守鋪淨軍王安，不許交通內外人等。如有人仍敢違禁往來，即著鎖拿，奏聞治罪。」先王安一到南海子時，還有兩個掌家、三四個貼身的老實跟隨，其餘的都逃散了。王安對眾人道：「不知道皇上是甚麼意思，把咱處得這般。」有一個掌家道：「這還是霍給事說爺掌監印的根子。」又一個道：「這是爺前日要趕客巴巴出宮，他如今要報仇害爺的。」

正猜疑間，只見一個小黃門傳了上諭來宣讀了。眾人聽見，皆面面相覷，不敢不去，又不忍去。王安垂著兩行淚說道：「罷了！咱一人做事一人當，怎麼連累你們？你們各自散了罷。」兩個掌家含淚道：「孩子們平日跟爺，吃爺的，穿爺的，撰爺的錢，今日落難時，怎忍丟了爺去？」那老實道：「小的們自幼跟隨爺，叫小的們到那裡去？生死都隨著爺罷了，王安哭道：「這也是你的好意，只是你們在此也做不得甚事，又替不得咱的苦，不要連累你們受苦，不如散去的好，你們此去，須尋個有福分、有機謀的跟隨他，再莫似咱這沒福的，這等疏虞，被人陷害，不能管你們到頭。」說罷，放聲大哭。眾人都哭了一會，只得拜辭而去。小黃門纔去繳旨。只丟得王安一人，冷冷清清，悽惶獨坐，終日連飯也無人做。饑餓難捱，正要尋自盡。

忽一日，有四五個人，抬著食盒酒飯芝水道：「孫公公拜上王老爺，送酒飯來的。請爺多用些。」王安道：「承你爺的情，他還想著我哩。」說著，眾人擺下酒飯。王安也是餓急了，不論好歹，只顧亂吃，斟上酒來，吃了幾杯。眾人收拾傢伙，王安還說道：「多拜上你爺，沒錢賞你們，勞你們空走。」纔說完了，忽然大叫一聲，跌倒在地，只是亂滾，沒半個時辰，七孔流血而亡。來人看著他死了，纔去報與忠賢。忠賢即差人來，將他屍首拖到南海子邊空地上，一把火化為灰燼。可憐他：

正是三朝羨老臣，從龍辛苦自經營。

榮華未久遭讒死，魂斷孤雲骨化塵。

一霎時將王安燒完，將灰揚去，不畜蹤跡。題了一本，說王安畏罪自縊身死。那二□四監局都怕魏、客兩人的勢燄，誰敢代他伸冤？一個個搖頭乍舌，不敢惹他。

忠賢又夤緣掌了司禮監印，將李永貞、劉若愚升為秉筆，凡一應本章，不發內閣，竟自隨意票擬，又以王體乾、石文雅、涂文輔等為心腹。一個太監李實，原與他交好，就把蘇州織造上等一個美差與他。李實也見他威權太重，恐惹他疑忌，忙領了敕，便星夜馳驛往蘇州去避他。忠賢送行時，席間托他訪問魏雲卿與他母親的消息。一個管御藥局的崔文升，因泰昌皇帝崩駕，說他用藥不慎，科道交章劾奏，已革了職，此時也來依附他，升了美缺。其餘掌家及門下的官，或近侍，或各處的要津，皆使他們時刻在御前打聽消息，大半是蟒衣玉帶，就是王安手下的人也來投靠。那不伏氣投他的，俱被他摘去牌帽，或降為火者，或發回私宅閒住。把個皇帝左右，布得滿滿的私人。

客印月又從中調遣六宮妃嬪，非與他相好者不得進幸。忠賢又差人到肅寧，訪他親兄魏進孝。本縣熟人問道：「進孝出贅人家，死已□餘年，只有二子。」於是把他長子魏良卿取來，納粟做了中書，如今重又題改了武職，蔭了個錦衣指揮。又將客巴巴的兒子侯國興並兄弟客光先、姪兒客瑤都蔭作錦衣指揮，傅應星、田爾耕俱各升一級。又與爾耕計議，要選三千精壯淨身男子入宮，習為禁軍。正是：

已同紅粉聯心腹，又取青年壯爪牙。

畢竟不知選得何如？且聽下回分解。